

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

# 在山泉詩話校箋

潘飛聲 著

謝永芳 林傳濱 校箋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

# 在山泉詩話校箋

潘飛聲 著

謝永芳

林傳濱 校箋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在山泉詩話校箋/潘飛聲著;謝永芳,林傳濱校箋. —北京:人民文學出版社, 2016

(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)

ISBN 978-7-02-011395-8

I. ①在… II. ①潘…②謝…③林… III. ①古典詩歌—詩歌評論—中國  
IV. ①I207.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6)第 028518 號

責任編輯 葛雲波

裝幀設計 柳泉

責任印製 張文芳

出版發行 人民文學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

郵政編碼 100705

網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刷 三河市西華印務有限公司

經銷 全國新華書店等

字數 360 千字

開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張 15.625 插頁 2

印數 1—3000

版次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書號 978-7-02-011395-8

定價 36.00 圓

如有印裝質量問題,請與本社圖書銷售中心調換。電話:010-65233595

## 整理說明

潘飛聲（一八五八—一九三四），字公歡，一字贊思，又字老劍，號蘭史，一號劍士，又號獨立山人，別署老蘭等等。廣東番禺人。早年從葉衍蘭學詩詞。光緒十三年（一八八七）赴德國講學，十六年七月歸國。二十年冬，應聘為《香港華字日報》主筆，三十二年夏返回廣州。入南社，與傅君劍、高鈍劍、俞劍華並稱「南社四劍」（錢仲聯《南社吟壇點將錄》點為「南山酒店地囚星旱地忽律朱貴」）。著有《說劍堂著書十四種》（含《老劍文稿》、《西海紀行卷》、《天外歸槎錄》、《游薩克遜日記》、《香海集》、《游樵漫草》、《悼亡百韻》、《論粵東詞絕句》、《柏林竹枝詞》、《海上秋吟》、《海山詞》、《花語詞》、《珠江低唱》、《長相思詞》）及《蘭亭硯齋日記》、《飲瓊漿館詞》、《羅浮紀游》、《飲瓊漿室駢文鈔》、《在山泉詩話》、《粵詞雅》等，輯有《粵東詞鈔三編》。

《在山泉詩話》主要創作發表於潘飛聲寓港期間的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，藉助《華字日報》主筆的身份，連載於該報一年有餘，後經修訂整合為四卷，收入何藻輯《古今文藝叢書》。該詩話關注時局，緬懷故舊，於重點紹介廣東藝文之餘，筆端不時流露海外經歷與情懷，往往被看作香港的第一部詩話，見證並彰顯了多邊文化交流的成就。同時，寓崇尚性靈詩學、「詩界革命」於詩學閒談中，論詩尊重個性特徵，不染門戶之見，在中國近代文學批評視域下，常常作為「資產階級維新派」的重要文學批評成果之一，被專門提出來討論。不過，也因為確實存在藝術觀點上相當缺乏個性的缺憾，又不無遺憾地

代表了彼時很多類似著作的一種常態呈現。

有關《在山泉詩話》的成書經過、撰寫背景、基本內容及其詩學貢獻等等，近來已有學者撰文進行過較為詳盡的討論，并釐清了學界此前的若干模糊看法。有必要指出的是，從多方面的情況綜合來看，『在山泉詩話』幾乎可以在符號意義上等同於『潘飛聲詩話』，這就使得該詩話的輯編整理，在相關資料的取捨校錄方面，需要首先做一番考量說明。

其一，『綠水園詩話』，已知凡八則，散見於潘飛聲參與編定過的四種詩集。其中，光緒二十一年刊本賴學海《虛舟詩草》、光緒二十六年刊本符翕《疏筍廬詩略》和潘飛聲評點本汪後來《鹿岡詩集》各載一則，後來都收入《古今文藝叢書》本《在山泉詩話》（前兩則亦載《華字日報》）。另外的五則，分載於光緒二十年刊本潘儀增輯、潘飛聲整理《番禺潘氏詩略》中潘仕揚、潘桂、潘延俊、潘寶鎰、潘儀榮名下。這種情況，與早前廣東『聞人』伍崇曜附《茶村詩話》於所輯《楚庭耆舊遺詩》相似，甚至可以被認為是一種詩論寫作風習。

上文提到的後五則『綠水園詩話』，都沒有收入《在山泉詩話》。不過，檢讀資料發現，潘飛聲後來也還是在『翦淞閣隨筆』中提到過潘寶鎰，見於汪兆鏞《嶺南畫徵略》卷三所引：

潘寶鎰，字椒堂，師徵子。光緒二年進士，翰林院編修。主粵秀、禺山兩書院講席。墨梅師湯貞愍公，有自題畫牡丹云：『七年孤負看花期，慘綠年華換鬢絲。回首清平天上曲，白頭供奉怕衰遲。』

更為值得留意的是，黃任恆《番禺河南小志》卷三曾引用過『綠水園詩話』：

潘飛聲《綠水園詩話》曰：『魚雷局設於珠江南岸，大府特舉符子琴來襄局事。丙戌春，海氛已平，大集文士醺飲於約雲樓。嗣是，楊氏鶴洲草堂、伍氏鏡香館及余家梧桐庭院、海幢寺蓮公禪房時時作書畫高會，而約雲樓題句最多。』

其內容完全被載於《華字日報》乙巳年二月初八日的『符子琴』條（收入《古今文藝叢書》本《在山泉詩話》卷一）所覆蓋。而且，《番禺河南小志》卷首《引用書目》同收『潘飛聲《綠水園詩話》』與『潘飛聲《在山泉詩話》』，視二者為兩書。黃任恆應該是將《綠水園詩話》當作成書來看待的，似乎還見過此書。黃氏這樣並列著錄，是否也只是依據前述散見資料，以及『綠水園詩話』是否尚有散落於他處而未被發現者，均未可確知。

有鑒於此，本書對『綠水園詩話』不予署名輯錄，僅附錄未收入《在山泉詩話》的五則如下，以備參考：

從叔祖淑亭先生有詩云：『周簋叔興父，唐碑張曲江。吾家三長物，又割紫雲雙。』謂先伯臨比部公舊周叔興父簋，唐拓張曲江碑及宋雙硯也。雙硯歸余家，先君子顏廳事曰『宋雙硯堂』。  
（潘仕揚《三長物室詩鈔》）

海山仙館在荔支灣，從伯祖德畬方伯公所建。雪閣風廊，荷堂花淑，逶邐十數里，為嶺南山水園亭之冠。門外聯云：『海上神仙，舊館仙人。』集句天成，蓋公長子錢伯先生手撰也。（潘桂

《天蠻琴齋詩草》

從叔健齋茂才為錢伯先生之弟，篤志讀書，於經史多所考證。年三十七竟卒，士論惜之。茲錄其詠《蘆花》四首，以存其詩。（潘延俊《健齋贖草》）

椒堂從叔早歲入翰林，光緒丙子進士，文名藉甚。自桂林典試歸，主粵秀書院講席，殫心著述，博綜群書。余于役外洋，叔賦贈長篇，於外域情形固瞭如指掌也。壬辰開歲三日，叔招遊花埭東園，即景得句云：『荒涼水榭曬花泥』，命續成之。迨四月而叔賦玉樓矣。（潘寶鎰《望瓊仙館詩鈔》）

寒夜同集珠江酒樓，席上限韻，兄得句云：『有情寒食還憐月，無賴閒愁半惜花。』四座歎賞。惜不記全首耳。（潘儀榮詩）

總體來看，潘飛聲忍痛割愛的緣由之一，恐怕也是因為諸人聲名有限。

其二，『綠水園讀畫記』（當屬《說劍堂著書總目》所著錄之第二十四種《綠水園金石書畫跋尾》）的內容，有目無書），有為《嶺南畫徵略》卷五所徵引者：

楊氏鶴洲草堂有二樵墨梅扇面，自題云：『居士湛然如鏡明，梅花映空如水清。就中非一亦非二，無以琉璃同水晶。』二樵寫花卉不多見，末語用《楞嚴經》，頗有禪趣。

實乃節錄自《古今文藝叢書》本《在山泉詩話》卷一『黎二樵』條（不載《華字日報》）；也  
有為《嶺南畫徵略》卷六所徵引：

黃香石畫半園圖，疏澹絕塵，陳東塾先生題詩云：「室內琴畫書，窗外梅竹柳。柴門寂無人，不見香石叟。」

卻又與署「綠水園隨筆」、載《華字日報》丙午年二月十二日的「黃壽廷」條（未收入《古今文藝叢書》本《在山泉詩話》）一樣，并不一定都與《在山泉詩話》相關：

倪雲衢丈言：香山黃壽廷先生，生於乾隆庚午。至道光庚戌，錢塘許信臣祭酒督學粵東，始補博士弟子員。咸豐辛亥，欽賜舉人。壬子授國子監司業時，已百三歲矣。某贈以楹聯云：「四朝身歷昇平日，百歲人呼矍铄翁。」憶昔有粵西藍翁名祥者，年一百四十四歲，恩賜六品頂戴，與先生皆熙朝人瑞也。

此類材料，本書不予署名輯錄。

其三，從現存《華字日報》所有相關時段和相關內容的載錄情況來看，《在山泉詩話》的部分內容或相關內容，還曾分別署以「天外蘋洲雜記」（當即《說劍堂著書總目》所著錄之第五種《天外蘋洲雜記》，有目無書。案：居巢《今夕庵詩鈔·雜錄》也曾引用過「天外蘋洲雜記」中語，如「東莞張德甫廉訪以禮羅致粵西軍中」云云）、「天外蘋洲雜志」、「水仙庵隨筆」、「水仙庵雜記」之名發表，如「天外蘋洲雜記」中的「袁督師祠」、「鄭成功傳」、「柏林兩女郎」、「潘鏡泉」、「粵畫家」等條，「天外蘋洲雜志」中的「湯緯堂」、「蘇仁山」等條，「水仙庵雜記」中的「兄弟異志」條，「水仙庵隨筆」中的「江山船」條，等等。不過，如果按照相關度來分，其中的一部分條目只是與詩話稍稍關聯，如：



武進湯緯堂大令，雨生都督（貽汾）之祖也。乾隆癸卯宰鳳山縣，值林爽文之亂，與長子同日遇害。咸豐庚寅，金陵有扶鸞者公降壇，書一詩云：『伏莽無端肆虎吞，男兒此際報君恩。重圍難解蒼生苦，碧血一噴天地春。英魄有靈能殺賊，老親望眼尚依門。只餘海外迎神曲，歲歲常招父子魂。』迨咸豐癸丑，洪秀全竄入金陵，雨生適居城中，圍門殉難。賜諡貞愍，入祀昭忠祠。三世黃封，一家碧血，真古今罕有之奇烈矣。張南山輓以詩云：『父子祖孫同節烈，書詩詞賦有輝光。』（《華字日報》丙午年二月十二日『湯緯堂』條）

因而並未收入《在山泉詩話》。另外的一部分條目，與詩話的距離要更遠一些，如：

耿精忠在入閩時，驕奢淫暴，無事不為。每出入，侍女如雲，簇擁左右，粉白黛綠，爭妍取憐，大有溫柔鄉斷送殘年之概。其侍女中，有一丰姿斌媚、粲乎若仙者，名倩霞（見《夜談隨錄》）。九歲時，即入耿府，雲鬢覆頸，紅脂點額，生性風流，精忠早目為後來之秀。及後，精忠于入謁見而黠之，願以老父鍾愛，不忍啟齒，然眉目間彼此含情，精忠默會其意。未幾，其子卒，精忠又老且病，而倩霞則居然一明眸皓齒十九青年之美侍女矣。時府中有一護衛名林青者，把總呂正陽之外甥，參戎林聯芳之族弟也，年二十，生賦麗質，顧盼生憐，且聰穎異常，善解人意。以故，精忠頗眷愛之，待遇之厚，不啻子姓。不獨出入藩邸無所顧忌，即所愛之姬妾，亦得自由相見。府中人羣豔林之知遇以為榮。某年七夕，耿與諸姬妾設宴於府中，瓜果羅陳，歌舞侑酒，林亦侍宴。酒酣，精忠顯謂林曰：『汝曾娶未？』林曰：『未也。』精忠曰：『吁！吾雖年老，尚極牀第之樂。汝以韶

齡髻齒，獨守岑寂。人孰無情，奈此孤眠況味？何吾侍女多矣！汝果有心，就中擇取一人可也。』林以為戲言，默不答，再問之，仍不答。（《華字日報》丙午年二月十三日『耿精忠軼事』條，署『水仙庵雜記』）

自然也難以收入《在山泉詩話》。此類材料，本書亦不予署名輯錄。

其四，『南船北轍錄』，曾於陳步墀《繡詩樓詩二集》卷首以『詩話』面目出現：

己酉四月，余重至香江，取道北行。舊游諸子，設祖帳，賦驪歌，深情可感。余留別句云：『逐客重來似故鄉。』蓋紀此中情事也。而子丹集句一律為最工，請其錄入《荔灣送別圖卷》。詩云：『落魄江湖載酒行，舟人夜語覺潮生。錦江春色來天地，海畔雲山擁薊城。感我此言良久立，論功還欲請長纓。莫愁前路無知己，與子相逢亦弟兄。』子丹已刊者《繡詩樓詩》、《雙溪詞》諸集。未刊者，嘗寄示其《題潯陽送客圖并寄涓江》四絕云：『情動秋心又作愁，展圖來弔白江州。琵琶聲斷潯陽浦，只剩荒煙咽水流。』『憔悴漂淪湖海間，丹青無計住紅顏。照人最好長生月，不似青衫鬢又斑。』『送客江頭重妓歌，也教流韻到涓河。浮梁遮莫輕離別，已有香山聽曲多。』『暮去朝來老大年，那堪重繪到花鈿。啼紅怨綠誰多淚，我亦前生一樂天。』又《日本船津領事招飲清風樓》云：『春在瑤臺月在欄，輕風吹上紫駟鞍。別為雲想非非遠，正是花時淺淺寒。小住直當千日醉，論文難得兩心歡。劇憐曠代唐歌舞，偏與詩人客裏看。』子丹詩長篇見其雄健，近體則又以情韻勝矣。

但它與《在山泉詩話》之間的關係，就遠不能跟同載《繡詩樓詩二集》卷首之署『在山泉詩話』者與《古今文藝叢書》本《在山泉詩話》卷四『陳子丹』條之間的緊密關聯性相比。又，『翦淞閣隨筆』，除前述為《嶺南畫徵略》卷三所引用者外，也曾為同書卷七所徵引：

六湖嘗與陳東塾、陳梅窩、呂拔湖、顏紫墟、梁靄儔集潘氏雙桐園修禊，六湖集修禊序字為駢體文，有句云：『絲不若竹，得其自然。文生於情，時與古會。』傳誦於時。

實乃節錄自《華字日報》丙午年五月初五日的『集蘭亭序』條（收入《古今文藝叢書》本《在山泉詩話》卷四）。『南船北轍錄』與『翦淞閣隨筆』兩者中，都存在著與詩話不甚關聯甚至是無關的內容，因此，本書對此類材料也不予署名輯錄。至於《翦淞閣詩話》，則由於後出的緣故，其中有『黃仲則陳仲卿七律』、『張南山』、『馮定遠』、『張二喬』等四條與《在山泉詩話》或部分或全部重出。為求整體動態呈現『潘飛聲詩話』的基本面貌，以及打通潘飛聲在港、滬兩地主要詩學活動與詩學建樹之間的聯繫，本書對《翦淞閣詩話》予以單獨署名校錄。

其五，《雨窗雜錄》，作為潘飛聲平時摘鈔的詩論材料，該書中有相當一部分內容，後來是被用到了《在山泉詩話》的編撰中的，見於《古今文藝叢書》本卷一『黎二樵』、『黃小松』、『李柳堂』、『陳先生』、『伊墨卿』（前兩者不載《華字日報》，後三者分載乙巳年四月二十四日、乙巳年五月十一日、乙巳年六月初八日《華字日報》），卷二『何子貞』、『長樂初』（分載乙巳年六月初九日、乙巳年十二月初十日《華字日報》），卷三『梅邊索句圖』、『珠江送別圖』（分載丙午年閏四月初七日、丙午年閏四月初九日《華字

日報》，卷四「金冬心」、「石濤」（分載丙午年五月二十一日、丙午年五月二十二日《華字日報》）等條，以及《華字日報》乙巳年正月二十四日「隨園逸詩」條（未收入《古今文藝叢書》本）。這些，本書在校記中都已給予全面體現（在校記中簡稱「雜錄本」）。《雨窗雜錄》中也有未及使用的材料，如張維屏《與劉樸石編脩書》、譚敬昭《題張墨池山水》、伊秉綬《春深二首柬潘鈞石文學》、《所思二首和潘鈞石分轉》，謝蘭生《題黃虛舟梅花水仙為潘鈞石文學作》、《為潘鈞石司馬題羅兩峰墨梅時方啖荔》，蘇廷魁《題吳梅村詩集》、《題黃仲則詩集》、《題黎二樵詩集》，翁方綱《題陳老蓮痛飲讀騷圖》，孫星衍《題畫》，黃培芳《題大滌子畫》，八大山人《題山水》，張穆《題八大山人畫》，鐵保《方正學先生像贊》，翁方綱《題方忠文公憶釣舟詩草後》，夏鑾《為潘德畬方伯繪海山仙館圖并題長句》，潘恕《繪珠江秋餞圖送仲卿學博之官澄海》，陳澧《感舊二首》、《蘿岡洞五首》，居鎰《城東遊記》、《蒲澗雅集序》，王翠《自題畫馬》，等等。從中也更容易發現，《在山泉詩話》中相對集中的幾個方面的內容之所自來。

又，《華字日報·廣智錄》「雜誌」欄目，曾於一九〇四年未署名登載過「何翀」、「宋紹濂」、「彭玉麟遺事」、「嶺南豔體詩」、「小姑」、「阿蘇」以及「潘有為」、「寶筏」、「黎簡」、「羅岸先」、「居巢」、「張喬」、「葉廷勳」、「周壽榮」、「葉廷英」、「劉子祥」、「柳敬亭說書」等條。前六則後來都署名「在山泉詩話」重新發表，也都收入《古今文藝叢書》本《在山泉詩話》。後十一則雖不被收入《在山泉詩話》，也可以幫助理解相近內容的詩話條目，如：

明末珠江有名妓，名張喬，字二喬，色殊豔，聰慧絕倫。畫蘭似文徵明，詩詞清逸可誦。當時，秦淮有卞玉京、馬湘蘭、李香君諸麗，美人名士，輝映東南，珠江則祇張二喬撐住金粉氣耳。喬曾

侍黎遂球、陳子壯兩先生酒。清兵入粵，兩先生起兵相抗，流血殉難。喬以疾終，年十八，仍未梳櫛也，其時故有河伯娶婦之謠。喬葬白雲山梅隴，彭孟陽與諸詞人種花其上，名百花墳，並為喬刻《蓮香集》二卷。《粵東詞鈔初編》有錄喬所作詞數首於尾。世稱喬為張麗人。昔鄭小谷山長，嘗與粵中名輩集黎先生蓮鬚閣故址，祝張麗人生日，李子虎學博賦長篇，有句云：『在識雙忠青眼定，品推香國羣公敬。』則以黎諡忠愍，陳諡文忠也。邇聞百花墳已有人釀金重修，添豎石碣矣。（《華字日報》甲辰年六月初十日『張喬』條）

『雜誌』欄目收錄內容頗為寬泛，除此之外，也有相當數量的條目與詩話不甚關聯，如：

清兵入關，明臣賣國之徒望風而潰，惟巡撫袁崇煥固守甯遠，攻之六月未下。順治怫然曰：『何憊兒乃至於此，乃敢阻我。』因罷兵歸。己巳冬，大兵既抵燕，崇煥千里入援。順治擒明楊太監於帳中，而密令鮑承於帳外私語曰：『今日上退，乃袁崇煥意，不日伊即輸誠矣。』復陰縱楊太監歸明。莊烈帝聞之，殺崇煥。時紀載家但以崇煥功高，殺之太過，而不知其枉。順治設間之計，亦毒矣哉。使非莊烈之暗，漢祚未必淪亡至今也。可慨哉。（《華字日報》甲辰年七月初二日『袁崇煥慘死之由』條）

兩相結合，再加上前文所述各種情形，可見潘飛聲撰寫《在山泉詩話》，應該在事前進行過一段時間的精心準備，部分情形也在《華字日報》上大致上以一定的文本形式反映出來了。這跟再往後收入《古今文藝叢書》的《在山泉詩話》文本又有過部分修整一樣，都能說明他的創作態度是相當嚴肅認真的。於

是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《在山泉詩話》的學術水準，儘管該詩話與同一時期著名的《人間詞話》相類似，都是先行發表於報章，並恪遵古舊模式。

可以附帶提及的是，《在山泉詩話》卷一「居氏兩奇士」條（不載《華字日報》）中與居巢有關的文字，跟《老劍文稿》中早前撰寫的《煙雨詞後序》也有相當關聯，不妨視為事前「準備」之一種：「居樸生先生為吾鄉高士，性情澹逸，學問深邃。然平生頗切用世之志，東官張廉訪敬修以禮羅致粵西營中。今讀軍中諸詞，激昂慷慨，如見先生運籌帷幕時也。先生書畫久為世珍，詩詞全稿則人罕得見。余少時從楊丈永衍齋中讀先生《今夕庵詩》，高深渾遠，洪北江所謂「造句造意」者，心醉久之。顧草稿叢雜，尚未編次。其《烟語詞》一卷，舊有刊本，自經兵燹，板亦散佚無存。順德邱兵部誥桐獨任重刻之費，先舉詞集付梓人，並以其詩委余編定，以俟續刻。」同樣有所承繼又有所變化的情形是，如收入《在山泉詩話》卷四的『七夕詩句』條與載《華字日報》乙巳年七月初七日的『七夕詩』條（本書收入《在山泉詩話補遺》）。

確定了本書的收錄範圍，有助於更為確鑿地討論《在山泉詩話》的文獻價值，尤其是在可以大體確認該詩話的詩學理論貢獻較為有限的情況下。在《在山泉詩話》所具備的多方面價值中，有一個頗為別致的支撐點，便是這部著作中的詞學文獻及其學術價值。

首先，來看一看《在山泉詩話》中的詞學文獻的基本情況。《在山泉詩話》跟其他很多詩話一樣，也錄入了不少詞學資料。經檢讀，總計至少收錄三十八家六十五首詞，具體情況為：陳澧十一首，朱祖謀六首，翁之潤、伍德彝各四首，潘飛聲、趙必振、龐樹松（病紅、獨笑）、陳栩、劉福姚各三首，楊其光、

葉衍蘭、張喬各二首，王景沂、王衍梅、黃衍昌、劉炳照、楊葆光、冒廣生、沈宗疇（宗疇）、鄭權、桂文耀、彭玉麟、汪兆銓、黃遵憲、萬釗、何紹基、孟鴻光、張維屏、黃玉階、吳蘭修、黃易等八人聯句詞各一首。

按各條目撰寫和發表的先後順序來看，卷一錄黃遵憲、孟鴻光、張維屏、黃玉階、黃易等十二家五首詞，卷二錄何紹基、翁之潤、楊其光、龐樹松、朱祖謀、趙必振、萬釗、劉福姚、汪兆銓、潘飛聲等十家二十四首詞，卷三錄潘飛聲、陳澧、彭玉麟、桂文耀、陳栩、趙必振、沈宗疇、鄭權、王衍梅、王景沂、吳蘭修、黃衍昌、冒廣生、楊葆光等十四家二十七首詞，卷四錄葉衍蘭、劉炳照、伍德彝、張喬等四家九首詞。分卷收錄數量呈現出比較明顯的紡錘形起伏，可能主要是一些偶然因素起了作用，如視學廣東的朱祖謀索讀陳澧詞等，至多祇能側面說明不同時段友朋間詞學交往的頻密程度。但同時也能看出，這部詩話在有一定總體思路的前提下，無意於進行刻意安排的特點。

收錄對象，大部分都與著者潘飛聲有詞學交往或關聯，其中廣東本土詞人占到將近一半，頗堪注目。如果按收錄詞作的主題來分，又可以發現題圖畫詞是其中一大宗，如卷一錄黃遵憲題《羅浮紀遊圖》《雙雙燕》，孟鴻光題《河陽泛春圖》《浪淘沙》，張維屏題《評詩讀畫圖》《摸魚兒》，黃玉階題《評詩讀畫圖》《玉漏遲》；卷二錄何紹基題《海山仙館圖》《滿庭芳》，汪兆銓題《載酒圖》《摸魚子》；卷三沈宗疇題《紅豆圖》《金縷曲》，趙必振題《紅豆圖》《摸魚子》，王衍梅題《蘇臺五美圖》《滿江紅》，楊葆光題《獨立圖》《摸魚子》，吳蘭修題《搔首圖》《金縷曲》；卷四葉衍蘭題《秦淮八豔圖》《月下笛》，等等。這些，都能體現出潘飛聲在當時文壇上的活躍度，之所以能屹立於國內詞壇的鄉邦基礎，以及他和同氣相求的詞友們對某些創作題材的偏愛程度，在當時詞壇多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《在山泉詩

話」名噪一時的緣由之一，恐怕也正在於此。

在詩話類著作中，《在山泉詩話》收錄的詞人詞作數量是比較多的。此前甚為著名、篇幅也更大的《隨園詩話》，所錄僅二十三家三十八首詞。這個數字也不能算少，但相比而言，潘飛聲在這方面顯然要更為重視，即便他也許祇是完全出於個人喜好。而且，正是因為這種不盡出於功利目的的重視態度，使得這部詩話中的有些詞學資料具有難得的文獻學價值。

其次，具體談《在山泉詩話》中的詞學文獻的文獻學價值。先說文獻首發。陳步墀《十萬金鈴館詞》卷首所載「詞話」之注明出自「在山泉詩話」者，錄陳廷光、陳步墀二家五首：

子丹先人晦洲先生有詩一卷，附詞三首，情思清絕。余曩輯《粵東詞鈔三集》，竟爾遺珠，致為抱憾。今子丹已刊入《陳氏叢書》，特採錄一闕於此。《賣花聲》云：「花氣雪肌膚。豔影難摹。月明潮暗記曾無。舊日歌喉今日淚，全是珍珠。小病費支吾。夢也模糊。慳慳酒半又茶初。一夕秋荷紅盡脫，瘦了西湖。」而子丹亦工詞……此數闕亦極似王中仙。

《陳氏叢書》即《繡詩樓叢書》，收陳廷光詩詞者為其中第二種《四先生詩存》，刊於一九〇九年。《十萬金鈴館詞》為《繡詩樓叢書》第十二種，刊於一九一四年。經查，此條因作期較晚（據「今子丹已刊入《陳氏叢書》」云云），不載於《華字日報》，也不見於《古今文藝叢書》本《在山泉詩話》。這表明，二陳的這五首詞雖無文獻學意義上的首發之功，但其中的相關論斷在當時卻有首評之功。另外，沒有出現或沒有完整出現在《華字日報》上，而只見載於《古今文藝叢書》本《在山泉詩話》的，還有如卷四「陳子



丹」條以及後引「張二喬」條等。這說明，《在山泉詩話》後來收入《古今文藝叢書》時，對《華字日報》所載條目有所增補。而如果再比照陳步墀《葉娘曲》條與其《繡詩樓詩二集》（《繡詩樓叢書》第十一種，刊於一九二二年）卷首所載「詩話」之注明出自「在山泉詩話」者，又可知《古今文藝叢書》本可能還對增補條目進行過適當的修訂。這些，在包括《在山泉詩話》、《繡詩樓集》校勘等在內的若干方面，都具有不宜輕忽的文獻價值。

需要特別指出的是，以上所引陳廷光《賣花聲》一闋，丁紹儀《國朝詞綜補》卷二十一作吳嵩梁詞，僅調作《浪淘沙》，題作「題徐閩齋蘭影圖」，「珍珠」作「珍珠」異。查吳嵩梁《香蘇山館詞》，開篇即是這首《賣花聲》，題作「題徐閩齋蘭影圖」，「珍珠」作「珍珠」。又，《四先生詩存》所錄陳廷光另外的兩首詞《風馬兒·秋夜》、《卜算子·石谿雪夜》，也見於《香蘇山館詞》，前一首無不同，後一首僅詞題作「石谿雪晴」異。陳詞未見《繡詩樓叢書》來源以外的其它載籍披露或收錄，包括《全清詞》已出各卷，頗疑其為《繡詩樓叢書》誤收。又，周之琦《懷夢詞》中有一首《玉漏遲·重示已生》：「舊弦摧怨軫，十年前事，翠凋紅隕。幻影分明，憶得鏡奩香潤。當日啼鶯夢遠，更此日、啼鴉聲近。愁緒引。與君原是，一般長恨。繡帷髣髴塵凝，歎錦字誰傳，彩鸞芳信。病枕叮嚀，有約再生重認。待說韋郎絮果，又怕見、潘郎絲鬢。清淚忍，安排半衾眠穩。」《在山泉詩話》卷一也錄有黃玉階的一首題潘瑤卿《評詩讀畫圖》《玉漏遲》，僅無詞題，「十年前事」、「繡帷髣髴」、「錦字誰傳」、「彩鸞芳信」、「病枕叮嚀」、「潘郎」、「安排」分別作「剎那光景」、「筆牀茶竈」、「詩牘遺箋」、「畫餘剝粉」、「病榻丁甯」、「蕭郎」、「數載」異。黃詞此前僅見其去世後不久許玉彬、沈世良編《粵東詞鈔》收錄的《法駕導引》三十